

冯精志 著

大觀園之謎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大观园之谜

冯精志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大观园之谜

冯精志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350×1168毫米1/32·印张7.5字数172千字

1993年4月北京第一版199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348—X/I·0027

印数：5000册 定价：4.95元

前 言

“文学世界难题”难在何处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强的作品之一。曹雪芹自然没有看过亚里士多德的学术著作,可他的创作却完全符合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文学创作需将人物、时间、地点浓缩于某一时空的规律。毋庸置疑,这一时空就是在大观园中流淌着的岁月时光。

小说中的贾府原本只有宅园。小说十六回,荣国府大小姐贾元春当上了皇妃后,经太上皇和皇太后撝掇,皇帝破例恩准皇妃定期回家与家人团聚,为迎接元妃省亲,贾家把原本一巷之隔的宁荣二府两处宅园拆通,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一座以“省亲别墅”为主体建筑的大型园林。十八回,元妃省亲,赐该园名为“大观”。至二十三回,贾宝玉与贾府中的贵族青年女子搬入园中择地而居,从此,小说的基本情节就在大观园里展开了。

在前八十回中,有一半以上篇幅是以大观园作场景的。《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损皆损、一荣俱荣”的衰亡过程。为避免平推,作者把其他三个家族围绕贾家来写;贾家的二府又以荣国府为主;而在荣国府中以大观园为主体舞台。经过多层次的集中概括,避免了枝蔓,突出了主线索。大观园既有浓缩作用,又有发散作用,由于把贾府之外的社会生活场景围绕大观园的情节组织,大观园和皇室官

闾、男僧女道、黜奴豪仆、贵族王侯、医卜星相、市井细民、娼妓优伶、农家田舍融合交汇，从而推拉出纷纷挥霍、经纬交错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

良辰美景奈何天。大观园是展现“千红一哭”的悲剧舞台。恩格斯指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红楼梦》与人类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一样，饱蕴着博大深沉的历史人生之思。作者在情节提炼、结构剪辑等方面的功底本来就深，加之把裹在悲凉之雾中的大观园儿女的活动与大观园的环境描写、时令季节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情景交汇，以景托情，烘托人物，渲染气氛，深化了主题的典型环境，使大观园成为一处交织着人生、历史以至民族矛盾的张力场。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如此浓墨重彩地反映一处园林，《红楼梦》可以说是空前的。特别是大观园已不单纯作为故事场景，而是作为通部小说艺术构思的一块基石，更为古典小说创作前所未有。园因书传。《红楼梦》的影响有多大，大观园的影响就有多大。早期，有关它的绘画、诗歌大量涌现，王侯贵戚仿照其风貌建宅园。时至今日，大观园这个形象性概念已广泛渗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风情习俗之中。与此相随，对它的研究也一直未曾中断。

正如曹雪芹所声明的，他的笔端是“追踪蹑迹”的。二百多年来，读者从《红楼梦》中展现的广博纷繁的生活场景中领悟到强烈的真实感。这种总体的真实感围裹着大观园，促使着考证家们去寻觅它的原型所在。但把可能会留下曹公足迹的园林统统考察了几遭，尚没有发现一处能令人服膺地成为大观园的艺术原型。

考证家们亦从艺术虚拟的角度探索大观园的成因。很早就有人根据小说提供的线索整理出大观园平面图，后发展到制做模型，在此基础上又仿建了大观园。但无论在园治上如何严格

地按图索骥，这类仿建园林不仅不具雍乾园林的意蕴内涵，而且在格局、气度诸方面与曹公笔下的大观园仍有很大距离，与读者心目中的大观园也大相径庭。

大观园是杜撰的还是艺术原型的？若有原型在何处？若系杜撰为何似曾相识？凡此种种构成了大观园之谜。著名红学家邓云乡先生曾说过：“大观园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二百多年了。如果要选‘文学世界难题’的话，这道题目肯定是可以入选的。”从当前来看，这道所谓“文学世界难题”更难煞人了，因为它两头都不沾：大观园既找不到原型，又根本不象是杜撰的——它被悬起来架空了！

问题不应出在曹雪芹身上，而是出在了我们的认识路数上。曹公是一位心蓄孤愤、行迹世俗的奇才怪杰，他的《红楼梦》是一部充满了超前苦闷的宏篇巨制，大观园内蕴着沉重的感情寄托。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他和他的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不是在笔头上把他作过高评价的同时内心里又把他估量得过低了？是不是往他身上平添了许多本不属于他的特质的同时，又始终没有把握住他的真正的高明、高超及高深之处？

责任编辑：李剑波

美术编辑：张秀玲

封面题字：任德山

版式设计：王 昕

责任监制：郎德跃

目 录

前言 “文学世界难题”难往何处	(1)
卷一 大观园文字中有重大隐衷	(1)
1 以往的原型说均站不住脚	(1)
2 杜撰说不符合作者本意	(9)
3 “用春秋的法子”隐重大的指向	(12)
卷二 晚期造园高峰中的纪实之作	(17)
1 造园热浪中的“现成好景”	(17)
2 集景：寻找大观园原型的起点	(21)
3 薛宝钗的“公道话”交了实底	(25)
卷三 宅第的弹性和宅园的膨胀	(32)
1 宁荣二府的规模远超清代王府	(32)
2 荣国府中渗入的宫苑成分	(37)
3 会芳园亡魂不散意味着什么	(42)
卷四 宅园基址上的苑囿	(45)
1 从两笔账看大观园的苑囿特质	(45)
2 两种相差百倍的面积共存一体	(48)
3 单身宿舍集群反映了哪类布局	(52)
4 “帝城西”的大型水景园	(55)
5 不是“咫尺山林”而是真山真水	(57)
6 《大观园题咏》形同托底	(59)
7 两个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大观园	(61)
卷五 一代名园和一代高手的幸会	(63)

1	圆明园的修建和《石头记》的写作	(63)
2	既可观察又有“御制”观察工具	(68)
3	帝王的集景癖是参照御苑的护身符	(69)
卷六	稻香村脱胎于杏花春馆	(72)
1	追寻帝王们“亲农”的足迹	(72)
2	景观特征完全吻合	(74)
3	一口农村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井	(75)
4	哪里是“杏帘在望”	(80)
5	“稻香村”的署名权当属弘历	(84)
6	抨击圆明园的背拗天然之处	(86)
卷七	潇湘馆脱胎于“天然图画”	(90)
1	从外墙到内部全然一致	(90)
2	一个直接提示和一个间接提示	(92)
3	“天然图画”是反天然的例证	(95)
卷八	武陵源脱胎于“武陵春色”	(98)
1	面对一个尚未倒坍的石洞	(98)
2	没进入景区就“恰恰乎”了	(101)
3	“秦人旧舍”一名何以“越发过露”	(102)
卷九	凸碧山庄组群和方壶胜境组群	(104)
1	建筑平面对景区名称的启发	(104)
2	两个组群间的逐一对应	(107)
3	到实地走走那“百余步”	(109)
卷十	几处摄取立意综合参照的景区	(111)
1	“藕丫头”为什么总搬家	(111)
2	集渔农野趣于一身的芦雪庭	(113)
3	释道并存与梅花疑案	(115)
4	“羊肠小路”和“羊肠鸟道”	(117)
卷十一	从安佑宫、孔庙到贾氏宗祠	(120)
1	贾府除夕祭祖的“绝大典制”	(120)

2	贾氏宗祠取材于安佑宫·····	(122)
3	匾额規制上的蹊跷之处·····	(127)
4	把祭孔事宜也给掺进去了·····	(130)
卷十二	清漪园万寿山与大观园平面布局·····	(134)
1	十七至十八回于创作后期补入·····	(134)
2	补写的原因是为了安排大观园布局·····	(137)
3	“大主山”就是万寿山·····	(141)
4	同是刚竣工尚留着小尾巴的园林·····	(143)
卷十三	进北宫门顺时针绕万寿山一周·····	(145)
1	大观园正门和北宫门建筑风格·····	(145)
2	入正门所见的“好山”和后山·····	(146)
3	“主山”阴面小径和后山小路·····	(147)
4	雕檐绣槛的园中园和惠山园·····	(148)
5	同处“咽喉要路”的沁芳亭和昙花阁·····	(151)
6	“十里稻花香”与东堤所见·····	(153)
7	“盘旋曲折”花间径和东宫区假山·····	(154)
8	“插天的大玲珑山石”和青芝岫·····	(155)
9	大观楼“琳宫”和大报恩延寿寺·····	(158)
10	“皆不及进去”的建筑和后山建筑·····	(162)
11	怡红院与外向型后山小园·····	(163)
12	游园节奏的相同之处·····	(166)
卷十四	为避嫌将北宫门拟为南向·····	(169)
1	从“镜子”的反面判断方向·····	(169)
2	从“渐向北边”发端的几条脂批·····	(171)
3	涉及“会心处”则“不必拘定方向”·····	(174)
卷十五	大观园水局和西北郊水系·····	(178)
1	乾隆年间的西北郊水系改造工程·····	(178)
2	玉泉山——万寿山水路和大观园水路·····	(181)
3	沁芳河取材于后溪河·····	(186)

4	孝圣皇太后朝香和元妃省亲·····	(190)
5	河池相混是临摹原型的结果·····	(193)
卷十六	清定鼎百年之际的衰微信号·····	(195)
1	悼红轩中的“甲申百年祭”·····	(195)
2	大可考证的“朝代年纪”·····	(200)
3	用荟萃方法展观“末世”·····	(203)
4	身世决定的强烈反满倾向·····	(206)
卷十七	从艮岳的覆亡到葬花冢的预言·····	(216)
1	宋徽宗的艮岳是亡朝的象征·····	(216)
2	清统治者自信不会重蹈艮岳复辙·····	(221)
3	集园林之大成者是一个“葬花冢”·····	(223)

卷一 大观园文字中有重大隐衷

一 以往的原型说均站不住脚

《红楼梦》问世了多少年，大观园的原型就被人们寻找了多少年。

最初是钱塘诗人袁枚提出的随园说。他是乾隆进士、入翰林，以诗闻当世。曹公去世时，他已届五十，本应稳重些，可也许是诗人放达惯了，加之在江宁县当过县太爷，自恃对作者的写作背景有发言权，因而在《随园诗话》中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袁枚连作者上世的别号和作者的辈份全搞错了，他所说的可靠性应是大打折扣的，可信者却居多。自称上世与曹家沾亲的裕瑞在孤本《枣窗闲笔》中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言耳。”明义持同一见解，“今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乾隆年间，知《红楼梦》系曹雪芹所撰者无几，而几个承认曹雪芹的著作权的人同持随园说，可见此说影响之大。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随园说成了胡适的自叙传说的证据之一，他在《红楼梦考证》中说：“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是不假的。袁枚的《随园记》说随园的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

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颀的班的人。”

随园说的全部依据是袁枚买下的随园原属隋赫德，而隋赫德是从曹颀手中接过来的。其实早有人指出：“随园之先，姑属吴姓。”袁枚自己也承认，随园在明代时是“焦园”，康熙时归了吴姓。“吴园”与曹家无关。曹颀家产于雍正五年被查封，次年雍正皇帝转手赏给了继任织造隋赫德，但不包括与曹家无关的“吴园”。隋赫德以后拥有的吴园是他自己从吴姓手里搞来的。袁枚再买下隋赫德的园子，跟曹家也不搭界。

清中叶绘制的《载酒访随园》横幅与道光年间刊印的《鸿雪因缘图记》上的随园版画大致相同，又均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对不上号。无怪袁枚的孙子袁祖志要删去《随园诗话》中的“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他认为这两句是“吾祖谰言，故删之”。

随园说开了寻找大观园遗址的头。当人们看清了《红楼梦》中所说不是“金陵”的事情，而是以北京为背景时，寻找大观园原型的基点就从南京挪到了北京。

大观园中水面不少。地表水不甚丰的北京城内也有几片水，它们集中在内城西北，形成一个时开时闭的长条水域。现西城区地安门大街以北，是这一串“海子”的北端。元代，这里是一条从西北斜向东南的狭长水面，与通惠河相通，为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明初上游淤废，水面缩小，形成三个相连的水面，分别为后海、西海、前海，俗称“后三海”，又俗称什刹海。所谓十刹海、十汉海、石牯海是其变称。明朝的上林苑监开发了这片海子，在水中种植荷花，附近辟稻田，这里成了明朝皇亲国戚纵情嬉游之域。清初，内务府奉宸苑接收了明代的上林苑监，康熙年间在积水潭，什刹海委派了苑丞、苑副等大小官员。岸边多有官宦宅第、寺庙、亭园，日渐繁盛，成了官僚甚至皇室的游乐消夏之所。

光绪年间，诗人谢道隆的《红楼梦分咏绝句题词》中有这

拜一首诗：“汉海方塘十亩宽，枯鹤瘦柳蘸波寒。落花无主燕归去，犹说荒园大观观。（原注）十汉海，或谓即大观园遗址，有白石大花盆当存。”芸子的《旧京闻话》中也记载了这类传说：“什刹海，世传为小说《红楼梦》之大观园。”有个安徽人叫余楠，在什刹海庙里遇到一个老僧，经打听为《红楼梦》中赖大的“耳孙”，并从他那里听说什刹海即“《红楼梦》中大观园故址。”什刹海说没根底，虽传得纷纷扬扬，却连个袁枚那样敢认帐的也没有，而“赖大耳孙”所说显然没什么感召力，因此很快就自生自灭了。

什刹海说是个母体，母体沉沦后，它的衍生物却格外引人注意，这就是醇亲王府说和恭亲王府说。两府均在什刹海左近，醇王府在后海北边，恭王府在后海南边，两府的前身俱是清季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宅第，前者为明珠第，后者为和珅第，明珠与和珅的家产俱被查封，由皇帝改赐他人，一交一接，三转两转，线头往往被拧成一股。

三十年代初，《北大学生》上发表了奉宽所写的《〈兰墅文存〉与〈石头记〉》一文，该文注释中提到，故老相传“成亲王府园亭点缀，与《红楼梦》中大观园同，即故大学士明珠第，今醇亲王府。”明珠是康熙朝的重臣，曾任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其宅在什刹后海北畔，所谓“平泉花木翠回环，相国楼台占此间。”他主持朝政时，卖官鬻爵，市恩通贿，在官场倾轧中被弹劾，革大学士，全部家产被抄，房屋进缴，直至康熙三十六年随王从征噶尔丹后才恢复原级。明珠故宅于乾隆年间被赐于十一子永理，为成亲王府，同治年间改为楠贝子府，光绪年间为光绪皇帝生父奕譞的醇亲王府。乾隆皇帝说《红楼梦》所叙为明珠家事，显然是混淆视听。曹雪芹作书时，明珠及其子纳兰性德早已作古，他犯不上用小说为明珠的贪污受贿翻案，大观园更不可能以明珠故宅为原型，大观园以水胜制，而明珠故宅无活水。原因在下文中再详述。

后海李广桥附近，有两处挨着的清朝王府，东为恭王府，西为敦郡王府，各占地八十来亩。两府东、西相对，中间隔一条巷，南段为李广桥东街，北段就叫府夹道。这不由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称宁国府为东府，荣国府为西府，两府间隔一条巷。

恭王府分宅第和宅园两部分。府邸在前，占地四十六亩，由三趟多进四合院组成，三路院落之后，有一东西长一百六十余米的两层后楼。这座后楼之大，为北京前清王府中仅见，据说过去可由假山山洞沿石级直上二楼，楼内堆有喜联寿幛及绶绢等杂物。荣国府也分三路，每路也是多进四合院，也同样有一座堆放百物的后楼。

后楼是府邸和后花园的分界线。后楼北有东西宽约一百七十米，南北纵深约一百五十米的花园，占地约三十八、九亩。园内建筑分东、中、西三路，并有约略的轴线，散置迭石假山，曲廊亭榭，水池花木。恭王奕訢的二儿子载滢留有总题为“补题园二十景”的二十首诗，每首诗前有一小序，谈及各处景色的位置和命名特点。这二十景的名称分别为：曲径通幽、垂青樾、沁秋亭、吟香醉月、菰蔬圃、樵香径、渡鹤桥、滴翠岩、秘云洞、绿天小隐、倚松屏、延清簌、诗画舫、花月玲珑、吟青霭、浣云居、松风月水、凌倒景、养云精舍、雨香吟。这些景中，有的用意同于大观园。如大观园刚进门是“一带翠嶂”，此间入园便是一块名为“飞来峰”的太湖石；林黛玉的潇湘馆处“凤尾深深，龙吟细细”，此间据说过去也有个种了竹子的独院；稻香村的“佳蔬菜花，漫然无际”，菰蔬圃边“树以短篱，种以杂蔬”；薛宝钗住处蘅芜苑以香草致胜，此间也有几间香草披离的房子。恭王府花园目前没有水池，据说过去中部有一水池，池水澄碧，苔藓滋绿，很有一点寒潭山水的味儿。

东边的恭王府有点象荣国府，西边的敦郡王府也有点象宁

国府。据三十年代末曾任西府祠堂的刘蕙孙先生著文说，西府与宁国府的相似处为：其一，门内有两方很大的上马石，以便内眷上车上轿；其二，宁国府中有贾氏宗祠，这里的宗祠正殿内能摆下十二桌酒席，可见规模之巨；其三，大观园中有栊翠庵，妙玉住在里面，这里也有“一所小小的尼庵，浅浅的一进，四小间殿堂和一间香积厨。殿中供的是观音大士。”其中还住着两个尼姑。问她们庵的源流，她们说本来是府里的家庙，府里败了，家庙没有人过问。

三十年代，单士元先生在《恭王府沿革考略》一文就指出，恭王府这块地皮上的头一茬园主是乾隆后期的军机大臣和珅，其次是庆亲王永璘，然后才是恭亲王奕訢。他说：“府之最初历史有谓为康熙间大学士明珠旧第，遂以说部《红楼梦》之大观园附会之。关于此点，文献无征，殊难置信，仅属闻巷传闻，聊资谈助而已。”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加亲家，其所为早为朝政不容，但碍着乾隆，投鼠忌器。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弘历驾崩，嘉庆皇帝旋即查封了和珅家产并赐其自尽。不久之后，嘉庆皇帝把和珅的什刹海园寓赐与自己的弟弟庆亲王永璘。同时，嘉庆这道上谕中还提到：“和珅之园已赏给成亲王永理居住。”永理是嘉庆皇帝的哥哥，他怎么也分到了“和珅之园”呢？单士元先生有个判断，“谕中所谓赐与成亲王永璘之园，当为西郊之别墅，不属于宅第之中。”他在注释中又加了一笔：“珅园虽不详所在，亦疑在圆明园附近。”我们现在知道，圆明园附近确有和珅的一处园林，名为淑春园。

永璘卒后，此处大府邸空了一段时间，后由咸丰皇帝赐与其弟恭亲王奕訢。按有清一代共出了两位恭亲王，头一位是顺治第五子常宁，只此一茬，其子孙没能世袭。奕訢生不逢时，死后没多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偌大个恭王府花园就此衰微。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园主为奕訢的孙子溥纬、溥濡（号心畲），

他们为了筹划经费，把花园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东西什库天主堂，十来年后，原来的几万银两滚成了银元近二十万元，远不是末路王孙所能偿还的，后由辅仁大学代他们偿还了欠债，取得了产权。

西边的敦郡王府倒是比东府年头久。它原是明末吴三桂父亲的居宅，清初入官，后被康熙皇帝赐与十子敦郡王允祜。允祜一辈子不景气，他是废太子党人，四子胤禛即位后，便将他“夺爵，逮京师拘禁”，直至乾隆二年才恢复自由。乾隆皇帝算讲叔侄情分，封其十叔允祜为“辅国公”，这是个闲差，皇叔“辅国”没几年就死了。清朝不乏在政治斗争的尖缝中活着的人。允祜在雍初被抛出政治斗争的圈子，乾初也没缓过来，其后人无回升之力，也没有哪位帝王把他们看作一股势力而加以防范，所以允祜的后人倒是相安无事，仅凭爱新觉罗姓氏一朝又一朝地往下混。昔日的敦郡王府一直没入官，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房主溥尧臣仍是允祜的后裔。

问题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和珅于乾隆四十六年任钦差大臣，后升任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待他在什刹海大兴土木时，曹雪芹已去世二十年了，断无可能把和珅花园作为大观园原型。那么和珅之前这里是否已有园林呢？现没材料能说明有。退一步来说，即便有的话，也是个无水的干园，与后来的恭王府花园远不是一回事。而敦郡王府在雍正时已成禁区，其时被废的敦郡王不知关在何处，而这处府内正关押着朝廷的首号要犯，胤禛没得手时的恩公、得手之后的天敌年羹尧。这在雍乾时是朝野讳莫如深的，没人敢提及。府中尽管有两块上马石，有康熙墨迹，有能摆下十几张桌子的祠堂，但起码曹雪芹无从把它挪入自己的作品中。

那么，为什么恭王府花园有点象大观园呢？这倒不是巧合。现将恭王府最后一位管家，住恭王府侧小翔凤胡同的陈武龙先生所谈照录如下：